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中国新文学学会 主办  
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

# 新文学评论



- 文学新势力/黄咏梅
- 诗人档案/刘年
- 新文学史家访谈录/张福贵
- 上海论坛：新世纪长篇小说观察
- 21世纪中国诗歌论坛（二）
-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

2017 / 2  
VOL.6 NO.2

新世纪长篇女性小说两性角色的重构 ..... 曹晓华 /70  
 新世纪职场长篇小说的生产与传播 ..... 贾 伟 /75

## 21 世纪中国诗歌论坛(二)

主持人语 ..... 李少君 /80  
 上升期里的四组趋势性概念

——新世纪诗歌印象 ..... 李 壮 /81

新世纪女性诗歌形象的塑造及现实意义 ..... 尚 群 /88

江南汉诗的当下“发声”

——简论“江南七子”诗歌的语调及其旨趣走向 .....

..... 沈 健 /95

“似乎都有余力再造一个世界”

——雷平阳、陈先发、李少君、潘维、古马五人诗歌论 .....

..... 杨庆祥 /101

梦语者的归返、城市和他的诗

——邱华栋诗论 ..... 谢尚发 /103

汪剑钊诗歌的自然与生命主题解读 ..... 徐 宁 吴投文 /111

## 学院风骨

从维持力量到斗争对象

——论革命理想主义乡土文学中的乡绅叙事 .....

..... 晏 洁 宋剑华 /117

萧红、萧军小说黑土地民俗叙事的地域特色与精神气质 .....

..... 段友文 陈娟娟 /123

论吴奔星诗歌的创作个性 ..... 李建明 /133

## 湖北文坛微观察

晓苏短篇小说的荒诞书写 ..... 吴平安 /140

在颠簸中“转身”

——读肖静长篇小说《转身》 ..... 王新民 /145

##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

断裂后的修复

——网络旧体诗坛问卷实录(六) .....

..... 楚红城 青子文 高 松 李伟亮 /147

我所经历的中华诗词学会 ..... 施议对 /157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评论(二十二)/黄永林,阎志,张永健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622-7793-4

I. ①新... II. ①黄... ②阎... ③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

第 109138 号

责任编辑:古 沁

封面设计:罗明波

责任校对:王 炜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28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网址: <http://www.ccnpublish.com>

印刷:湖北民政印刷厂

字数:323 千字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0.5

版次: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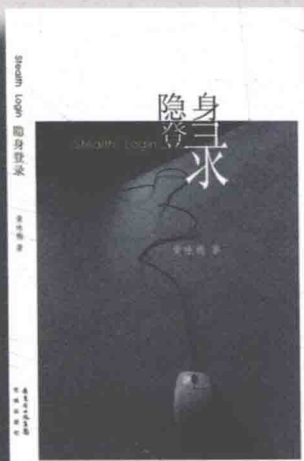
定价:29.00 元



张福贵，1955年生，吉林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华夏文化论坛》(CSSCI收录)主编。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独立和合作出版专著10部、译著2部，主编教材、编著10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70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80余次，论著被引用评介1000多次，6篇论文被译成日文、英文、韩文等文字在国外学术刊物上转载或发表。论著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多次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多年来主要从事鲁迅研究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中日比较文学、东北地域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 黄咏梅

黄咏梅，70年代出生。少年时代写诗，2002年开始小说创作，在《人民文学》、《花城》、《钟山》、《收获》、《十月》等杂志陆续发表小说。作品收入《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多种选刊和年度小说选本。出版有小说《把梦想喂肥》、《一本正经》、《隐身登录》、《少爷威威》、《走甜》。短篇小说《负一层》和中篇小说《单双》、《父亲的后视镜》分别进入2005、2006、2014年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十月文学奖”、“《钟山》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等。





## 新文学评论

2017/2

编委会主任:王庆生

主 编:黄永林 阎 志 张永健

执行主编:李遇春

副 主 编:樊 星 贺仲明 周新民

编辑部主任:张 冀

办公室主任:杨晓帆

主 编 助 理:段玉亭

编 辑:《新文学评论》编辑部

电子信箱:xwxpl@sina.com

地 址:湖北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 编:430079

主办单位:中国新文学学会

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目录 Contents

## 作家语录

小说家不是旁观者 ..... 黄咏梅 /4

## 文学新势力·黄咏梅

主持人语 ..... 王 迅 /6

状态与情绪

——黄咏梅论 ..... 刘大先 /7

“70后”作家的评价问题

——以黄咏梅的小说为例 ..... 方 岩 /13

纯真者的启迪

——关于黄咏梅的岭南城市小说 ..... 李蔚超 /19

多重世界中的心灵异象

——黄咏梅小说读札 ..... 李 冰 /26

## 诗人档案·刘年

主持人语 ..... 张清华 王士强 /30

诗歌,是人间的药 ..... 刘 年 /31

我是个写诗的苦行僧!

——刘年访谈 ..... 刘世树 刘 年 /35

大地的慈悲,赤子的性灵

——有感于刘年和他的诗 ..... 蔡 丽 /38

从地方性到生命精神

——刘年诗读札 ..... 程继龙 /43

## 新文学史家访谈录·张福贵

包容的思想与独到的创造

——张福贵先生访谈录 .....

..... 张福贵 刘帅池 戚萌 包恩奇 /46

## 上海论坛:新世纪长篇小说观察

“我们需要真实、热情、人情味”

——论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中的军人形象 ..... 王 童 /55

论新世纪长篇历史小说的人物叙写 ..... 满 建 /60

传承与新变

——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革命历史叙事 ..... 李彦姝 /65

新世纪长篇女性小说两性角色的重构 ..... 曹晓华 /70  
 新世纪职场长篇小说的生产与传播 ..... 贾 伟 /75

## 21 世纪中国诗歌论坛(二)

主持人语 ..... 李少君 /80  
 上升期里的四组趋势性概念

——新世纪诗歌印象 ..... 李 壮 /81

新世纪女性诗歌形象的塑造及现实意义 ..... 尚 群 /88  
 江南汉诗的当下“发声”

——简论“江南七子”诗歌的语调及其旨趣走向 .....  
 ..... 沈 健 /95

“似乎都有余力再造一个世界”

——雷平阳、陈先发、李少君、潘维、古马五人诗歌论 .....  
 ..... 杨庆祥 /101

梦语者的归返、城市和他的诗

——邱华栋诗论 ..... 谢尚发 /103

汪剑钊诗歌的自然与生命主题解读 ..... 徐 宁 吴投文 /111

## 学院风骨

从维持力量到斗争对象

——论革命理想主义乡土文学中的乡绅叙事 .....  
 ..... 晏 洁 宋剑华 /117

萧红、萧军小说黑土地民俗叙事的地域特色与精神气质 .....

..... 段友文 陈娟娟 /123

论吴奔星诗歌的创作个性 ..... 李建明 /133

## 湖北文坛微观察

晓苏短篇小说的荒诞书写 ..... 吴平安 /140  
 在颠簸中“转身”

——读肖静长篇小说《转身》 ..... 王新民 /145

##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

断裂后的修复

——网络旧体诗坛问卷实录(六) .....  
 ..... 楚红城 青子文 高 松 李伟亮 /147

我所经历的中华诗词学会 ..... 施议对 /157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评论(二十二)/黄永林,阎志,张永健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622-7793-4

I. ①新… II. ①黄… ②阎… ③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  
 第 109138 号

责任编辑:古 沁

封面设计:罗明波

责任校对:王 炜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28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网址:<http://www.ccnpublish.com>

印刷:湖北民政印刷厂

字数:323 千字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0.5

版次: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顾

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 帆 艾 斐 古远清 朱栋霖 朱训集  
乔以钢 刘醒龙 李敬泽 吴义勤 何锡章  
张福贵 张 炯 吕 兵 陈平原 陈思和  
周健明 於可训 胡亚敏 施战军 洪子诚  
姚海天 顾 彬 黄修己 阎 纲 阎晶明  
梁鸿鹰 董之林 蒋守谦 温儒敏 熊德彪

## 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王庆生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本 朝 王庆生 王彬彬 王春林 王泽龙  
朱 水 涌 刘复生 杨 扬 杨 彬 杨晓帆  
李 少 君 李云雷 李 怡 李建军 李遇春  
何 向 阳 何言宏 汪 政 宋剑华 张 冀  
张 永 健 张志忠 张清华 张新颖 陈晓明  
欧阳友权 罗振亚 周晓明 周新民 赵小琪  
南 帆 洪治纲 贺仲明 贺桂梅 郭宝亮  
黄 永 林 阎 志 程光炜 谢有顺 樊 星



## 新文学评论

2017/2

编委会主任:王庆生

主 编:黄永林 阎 志 张永健

执行主编:李遇春

副 主 编:樊 星 贺仲明 周新民

编辑部主任:张 冀

办公室主任:杨晓帆

主 编 助 理:段玉亭

编 辑:《新文学评论》编辑部

电子信箱:xwxpl@sina.com

地 址:湖北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 编:430079

主办单位:中国新文学学会

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目录 Contents ▶

## 作家语录

小说家不是旁观者 ..... 黄咏梅 /4

## 文学新势力·黄咏梅

主持人语 ..... 王 迅 /6

### 状态与情绪

——黄咏梅论 ..... 刘大先 /7

### “70后”作家的评价问题

——以黄咏梅的小说为例 ..... 方 岩 /13

### 纯真者的启迪

——关于黄咏梅的岭南城市小说 ..... 李蔚超 /19

### 多重世界中的心灵异象

——黄咏梅小说读札 ..... 李 冰 /26

## 诗人档案·刘年

主持人语 ..... 张清华 王士强 /30

诗歌,是人间的药 ..... 刘 年 /31

### 我是个写诗的苦行僧!

——刘年访谈 ..... 刘世树 刘 年 /35

### 大地的慈悲,赤子的性灵

——有感于刘年和他的诗 ..... 蔡 丽 /38

### 从地方性到生命精神

——刘年诗读札 ..... 程继龙 /43

## 新文学史家访谈录·张福贵

### 包容的思想与独到的创造

——张福贵先生访谈录 .....

..... 张福贵 刘帅池 戚萌 包恩奇 /46

## 上海论坛:新世纪长篇小说观察

### “我们需要真实、热情、人情味”

——论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中的军人形象 ..... 王 童 /55

论新世纪长篇历史小说的人物叙写 ..... 满 建 /60

### 传承与新变

——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革命历史叙事 ..... 李彦姝 /65

新世纪长篇女性小说两性角色的重构 ..... 曹晓华 /70  
 新世纪职场长篇小说的生产与传播 ..... 贾 伟 /75

## 21 世纪中国诗歌论坛(二)

主持人语 ..... 李少君 /80  
 上升期里的四组趋势性概念

——新世纪诗歌印象 ..... 李 壮 /81

新世纪女性诗歌形象的塑造及现实意义 ..... 尚 群 /88  
 江南汉诗的当下“发声”

——简论“江南七子”诗歌的语调及其旨趣走向 .....  
 ..... 沈 健 /95

“似乎都有余力再造一个世界”

——雷平阳、陈先发、李少君、潘维、古马五人诗歌论 .....  
 ..... 杨庆祥 /101

梦语者的归返、城市和他的诗

——邱华栋诗论 ..... 谢尚发 /103

汪剑钊诗歌的自然与生命主题解读 ..... 徐 宁 吴投文 /111

## 学院风骨

从维持力量到斗争对象

——论革命理想主义乡土文学中的乡绅叙事 .....  
 ..... 晏 洁 宋剑华 /117

萧红、萧军小说黑土地民俗叙事的地域特色与精神气质 .....

..... 段友文 陈娟娟 /123

论吴奔星诗歌的创作个性 ..... 李建明 /133

## 湖北文坛微观察

晓苏短篇小说的荒诞书写 ..... 吴平安 /140  
 在颠簸中“转身”

——读肖静长篇小说《转身》 ..... 王新民 /145

##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

断裂后的修复

——网络旧体诗坛问卷实录(六) .....  
 ..... 楚红城 青子文 高 松 李伟亮 /147

我所经历的中华诗词学会 ..... 施议对 /157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评论(二十二)/黄永林,阎志,张永健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622-7793-4

I. ①新… II. ①黄… ②阎… ③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  
 第 109138 号

责任编辑:古 沁

封面设计:罗明波

责任校对:王 炜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28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网址:<http://www.ccnpublish.com>

印刷:湖北民政印刷厂

字数:323 千字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0.5

版次: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 小说家不是旁观者

◆ 黄咏梅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写作喜欢选取些奇怪的人和奇怪的事,剑走偏锋。这或许跟我在媒体工作有关——每天都能接收到很多稀奇古怪的新闻消息。我的同事们知道我喜欢写小说,经常问我:“要不要给你提供些创作素材?”说实话,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哪里会缺乏创作素材?现实发生的事情,远远超过了作家的想象力。一点不夸张地说,跑突发新闻的记者,接到报料电话,第一句问的就是:“死人了吗?死了多少人?”做社会新闻版的编辑,每天选择记者的当天稿件,往往是:这件新闻死了5人,头条;这件死3人,二条;这件闻所未闻,三条;这件既没死人也不新鲜,枪毙……做新闻的人深谙吸引眼球的法则。说得好听是冷静,不好听就是麻木。如同他们应对种种现实的态度一样,写了十多年了,我开始意识到,我不仅想象力跟不上现实生活,我甚至连情感力也在逐渐消失。

我很喜欢那部英剧《黑镜》,里边有一集讲关于一台真人秀节目,由观众参与,共同完成一个个设计好的环节,令人惊悚、落泪。由于现实的乏味,而虚构的故事已不能满足观众的感官刺激,因此,真人秀由于其设计、布局过的“真实”,重新唤起了观众的兴趣,但是,这种兴趣仅仅停留在感官,而在一阵掌声之后,观众的内心如离开的席位一般空荡。这让我联想到我们的写作。一些作品表面上反映出现实生活的真实现象,反映出了社会某群体的真实生活,但却缺乏对人内心世界的探寻,这些故事,多半都是对外部命运的体现,而人物只是外部命运的一个道具,就如真人秀里被设计的那些人。的确,很多作品读后让人觉得“惊奇”和

“感慨”,但是,却并不动人,甚至再往深想一层,会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在我一贯的观念里,小说家就应该是个无比冷静的人,是个现实世界的旁观者,在写作的时候,更应该像个做手术的医生,一点一点地割裂,一点一点地剖白,又一点一点地缝合……只有这样,才能更完美地呈现故事的全过程,深掘进人性的隐秘地带。这是一项无比残酷的事业。这样的冷静和残酷,这样刻意地去节制甚至隐藏自己的情感,随着写作训练的时间越来越长,其后果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我越发难以动情。我想,不是情感消失不见了,不是我变成了一个没心没肺的人,而是,这些情感都被我习惯性地约束起来了,打包整理起来了。

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位男作家聊天,他说他时常写着写着,就会心痛、心酸,严重的时候还会边写边掉眼泪。我当时看着这个魁梧的大男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怎么会把自己先写哭了呢?现在,我逐渐接受,如果自己的作品都不能打动自己,谈何去打动读者呢?是的,我们已经不乏稀奇古怪的事情以备我们写作之需,可是,仅仅以此吸引读者眼球,让人张大嘴巴久久合不上,写作跟还原新闻有什么不同?更进一步说,假使写一个杀人犯,作家成功地用想象和笔法还原了案件的现场,也成功地推进了犯人的作案心理,挖掘了人性的某些弱点,但是,也就是成功地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个案标本。其意义仅限于此。我很欣赏评论家常说的一句话:“新闻结束的地方,才是作家开始的地方。”作家沿着这些已经发生的新闻,缓缓地、艰难地挺

进,从新闻人物的内心逐渐进入到读者的内心,一笔,轻轻地将人的情感“放倒”,将人们的冷漠、隔膜、躁郁、疑虑等等情绪统统“放倒”。这样的作品才动人。

2013年,我从广州调到了杭州,从媒体调到了作协。我的旧同事们都开玩笑地说,你现在真的变成一名作家了。我知道,他们的玩笑半带取笑。甚至有个人,竟然说:“你现在退下来了,要好好享受生活。”这话让我哭笑不得。我理解,他所指的“退”下来,不仅是指职场,而更多的是指生活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作家在人们眼里成了“坐家”,成了一个社会闲暇人士,他们认为作家参与社会的方式,仅仅是坐在家里,靠自己的想象描写生活,宣泄情感,是隔岸观火的起哄者。生活如火如荼,时代突飞猛进,这些,似乎都与作家无关,作家在其中究竟贡献了什么?说实在的,我也一度很怀疑自己。可是,当我读到那些真正打动自己的作品之后,内心湿润,仿佛与他人进行了一场深度的对话,找到了一位失散多年的老友,那种温暖,无以言表。是的,这些温暖就是作家默默给予的,是作家用一双参与社会的无形的手给予的。

毫无疑问,按照作者的心意和想象虚构出来的东西,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语言、结构、虚构的真实度……

这些迷人的作品常常给我带来“惊艳”之感,可是,随着年岁的增加,阅读体会的累积,我渐渐发现,也许有的作品结构简单,并没有太多的叙述技巧,甚至笔法拙朴,有的地方还会露出虚构的马脚,但读着会让人鼻子一酸,甚至热泪盈眶。如今,我更为珍惜这些动人的作品。在杭州这个闲适的城市,成为作家,并不意味着我退出了生活,退到了书房,日日伏案乃至隔岸观火,相反,我想更仔细、更耐心地进入生活,进入生活的最里边去,作为一个虚拟的、坚定的在场者,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写出动人的作品。

写作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写作者成为或者凝视那些闲逛者、观察者、溃败者、流浪者,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对人的记录和研究,以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呈现这个时代中的某一类人,优秀的小说往往能将这类人变成“我”,更优秀的小说往往会替这个“我”不断地叩问“我是谁”。我想,这是无论身处何种代际中的人都无法逃脱的追问,也是文学能得以代代延续下去的命脉所在。**易文学评论**

# 主持人语

◆ 王 迅

对“70后作家”这个概念界说的合法性,学术界至今质疑不断。但代际划分即使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合理性,如果借助代际话语去言说黄咏梅和她的小说,也不免有生搬硬套之感。事实上,黄咏梅小说在代际特征上并不十分明显,而往往呈现一种暧昧和混沌的美学形态。

黄咏梅小说渗透着岭南文化元素,蕴藉着强烈的文化反讽意味。一方面,她试图揭示特定文化对人类生存的潜在影响,而这种文化融化在叙述中,又与浓烈的怀旧情绪相伴而生。这种怀旧衍生于日常的焦虑,脱胎于放逐崇高之后的虚无感。这个意义上,它何尝不是人类在异己现实胁迫下的一种精神策略,一种释放,或一种撤退。另一方面,黄咏梅不愿让叙述承载过多的历史化的严正而宏大的命题,而是以诙谐不羁的语言,营造一种虚拟化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塑造一种文化人格。以中篇小说《达人》为例,因为崇拜《射雕英雄传》中的人物丘处机,主人公孙毅迷恋武侠小说,甚至费尽周折将姓名改为丘处机。不仅如此,在现实中,他还让自己进入虚构的世界,用武侠人物的思维模式处理日常事务。关于这种文化人格,作者以“达人”称之。丘处机在某些方面确实有过人之处,但考虑到武侠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反差,黄咏梅没有把这个人物过于浪漫化,而是让主人公与现实发生碰撞,表现他面对现实的无力感。一面描述“达人”不“达”的生存状态,一面又给人物以出路和希望。这是作者基于新世纪底层叙事那种廉价的苦难诉说而做出的反抗。于是,她让这个似乎有点不合时宜的人物迸发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在种种无奈中顽强而智慧地活着,以此关怀弱者,礼赞生命。

在黄咏梅心中,小说是诠释时代精神症候的最好注脚。为此,她不断跟踪我们时代的人心走向,关注那些逸出人性常态的人物及其谎言背后的精神真相。以短篇小说《证据》为例,鱼缸里那伺机逃跑而终于失踪的蓝鲨,隐喻那种本色而圣洁的初心的不知所终。那

些从前被认为神圣的事物去哪儿了?为了厘清这个问题,作者在追索中思考,在稽查中辨识。她终于发现,大维艰苦打拼,跻身社会“公知”行列之后,却以“谎言”的形式肆意挥霍大众所赋予的话语权。由于有律师、“公知”身份做掩护,当微信无意中败露其真实去向,大维能游刃有余地化解危机。说谎还能供认不讳,有些心安理得,有些理直气壮,而另一端,大众却习以为常,浑然不觉。庸众主义畅行的语境下,说真话谈何容易!它不就是鱼缸里那条与鱼群格格不入的、沉默、孤单的蓝鲨吗?

以下特约的一组评论,由于作者学术背景不同,在对黄咏梅小说的解读中显出看待问题的视角、态度和方式的差异性。刘大先发现黄咏梅小说人物的碎片化生存,以及由此而生的怀旧情绪,而这个时代丧失和逃逸的真相就隐匿在这种情绪中。方岩从“70后”代际概念出发,认为当前批评热衷于对“70后”作家的整体价值判断,而忽略了精细的微观研究,取消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书写之间的距离。同时,他精辟地阐释了文学评价的大历史标准的片面性以及日常生活黄咏梅小说中的合法性。李蔚超认为黄咏梅小说的最大魅力在于叙述者的“天真”、“倔强”与世界的“无情”、“残酷”之间所构成的艺术张力,通过人物生活逻辑的梳理,指出小人物应对生活的狡黠,是作者对世俗存在的批判和憎怨。李冰关注到黄咏梅小说中性格与境遇迥异于常人的“另一个世界”,对这个世界中精神扭曲下心灵异象的观察,细腻而独到。四篇评论视角不同,各有侧重,昭示出黄咏梅小说解读的多种可能,但无论如何,“岭南”、“时代”、“怀旧”、“边缘”、“日常”等词,都是黄咏梅小说中的叙事常数,构成了黄咏梅区别于其他“70后”作家的审美标示。

【男文学评论】

[作者单位:《南方文坛》杂志社]

# 状态与情绪

——黄咏梅论

◆ 刘大先

我不愿意用“70后”或者“女性”这样的代际或性别话语来谈论黄咏梅，虽然她无疑可以置诸这些说法当中。但前者夸大了某个偶然性的十年在长时段历史中的位置，往往有一种对于时间的诞妄而不自知，并且很容易在一种群体性的描述性命名中遮蔽内部具体个体之间的千差万别；后者更是因为其无所用心而导致望文生义，将现象与词语当作问题与意义本身，而忘却它们背后的意涵和所指。抽离出这些外在的先验身份设定，我们可以在她的文本中看到关于中国当代城乡变迁中从经济形态到人际关系、从幽微的精神活动到细密的情绪波动的转型，这些与她自身作为一个作家从梧州到桂林、从广州到杭州不断迁徙的生命履迹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合辙，成为“流动的当代性”的一个表征。黄咏梅的写作超越了个人化的女性私密体验，却保留细腻的观察、体验和想象，并且将之冷静地呈现为疏离的状态，从而更为冷静地融合了外在的客观情形与内在的心灵波动。与同时代许多作家一样，她有着极其强烈的现实感和当代感，用一种似乎轻盈飘忽而实际上滞重黏稠的文字展示出时代转型过程中的碎片、缺失、遗憾与温情。而她独特的地方也许在于，明确自觉到当精神救赎无能为力的时候，作家所应该审慎地保持的谨小慎微和谦卑，却也并没有逃避到怀旧与欲望的恣肆当中，这可能反倒能够成为在心灵板结层面撬动出一丝裂缝的杠杆——意识到生活的不完美，也不妨碍继续去热爱它，如果在世无所作为，那拯救就从敞亮它开始。

## 过程与碎片

较之专注于个体情感、家庭龃龉、私人欲望与现实纠结的女性作家，黄咏梅作品的题材很杂，从事各种职

业的底层与非底层、流动与非流动、农民工与小资白领，甚至老年人的性心理（《蜻蜓点水》）都有。这些人大多可以归纳为离散者，或者漂泊在路上，或者离散于精神的家园，或者在谋生的异乡流离失所，或者在情感道路上彳亍狂奔。她以旁观者的视角，平静地讲述离散者在变动中的人生无常与有常，就仿佛在日常生活之流中截取一截洄水或漩涡之处，没有一个缘起性的开头，也很难说有一个终结性的结尾。这样的小说拒绝戏剧化的起承转合，更多的是呈现出过程化的状态。过程保持了变动不居和流动不已，但同时也是一段段、一块块无法拾掇的片断和碎片。这些人与事情的碎渣处于过程之中，因而具有了生命的绵延性质，它们是生活本身的状态。

“人和光阴都一样是流动的”，在情节类似张爱玲的《封锁》的短篇小说《特定时期的爱情》中，黄咏梅一语道破天机，而之所以不同于张爱玲，也正在于如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定时期”。这个“特定时期”外部世界变化剧烈，连带着牵动了人的内心在剧烈中似乎都变得麻木，它们充满种种可能性，也掩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和未解之谜。《勾肩搭背》中两个游走在广州的异乡人短暂的相遇、合作，生意利益上的互助中产生暧昧的情愫，终归要在功利现实中无疾而终。这个小说让人想起导演符新华的独立电影《客村街》，推销员和洗头妹在浮世喧嚣中的邂逅和失散，有意味的是，黄咏梅和符新华都让这种失散消退了浪漫主义色彩，而转化为非虚构式的冷静甚至冷漠描摹，这是关于一个时代的氛围与状态的把握：卑微者的命运无法被虚饰，而他们粗糙干涸的内心承受不起细腻与脆弱的柔情。

没有结局的状态显示了生活的无逻辑和非理性，就像《鲍鱼师傅》中那个优秀的保洁工，他晦暗不明的

往事和前途未卜的将来在无始无终之中,所能够把握的只是当下。尽管中间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插曲,比如和雇主之间的微薄的友谊,同事之间惨淡的交情,然而这些都是无足轻重的,因为沉重的生活本身已经让这样的人物不堪重负,仅仅是活着就几乎耗尽体力、疲惫不堪。虽然鲍鱼师傅似乎永远干劲十足,并且偶尔发现了音乐对自己的放空和治愈功能,但显然这种小资产阶级式的诗意基调经不起锋利现实的轻轻一击。《金石》里采矿工难以言说的往事,侵入当下的生活,既普通又荒诞,既令人同情又充满黑色幽默,作者将它们展示出来,无由给出一个皆大欢喜的解决方案。黄咏梅像绝大多数当代作家一样,已经不再试图或者没有信心建构某种蓝图式的目标与方案,而只能尽力让这种复杂绞绕、泥足黏滞的状态摹画出来。这里面透露出当代文学的一个整体性症候:经历过曾经的宏大意识形态解体之后,应然的世界已经隐匿遁形,个人在颇为尴尬的夹缝状态中,左冲右突,也摆脱不了时代语境的桎梏,当一切都在转型与摸索的时候,他所能做的只是本能地向前奔走。

时代确实变了,“在农村里走人情这种事情,一旦被挪到大城市里,就成了走关系了”(《档案》),在广州风生水起的李振声连在乡村里的生身父母都不再相认。这个“拔根”的行为显示了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割裂,不仅在肉体与空间上,也在心理与精神上。城市完全有着另外一套行事规则和道德规范,它原先在八十年代,也就是黄咏梅和她笔下的青春期人物那里,曾经是一个被想象美化了的远方。《契爷》中偏僻小城中的少女夏凌云给笔友写信,就是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情节。那是一种八十年代晚期氛围,在旁观叙事者“我”的眼中:“我们这里的人,从一出生看到的浔江水,笔直地朝太阳落下的地方流去,只在系龙洲边稍作休息,便毫无疑问地释然流走。水总是闭着眼睛的,而我们这里的人每天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从身边悠然自得随天而去,所以,他们也特别感到安心,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浔江都不急,你犯得着急吗?即使总是有外来的人,带来很多关于下游的故事,跟他们无关的,他们也只是听着,听归听,也落不下地的,留不下根的,这些故事,等于在水上写字,在水上绘画,在水上雕刻,再天花乱坠,再形象生动,也终于无影无踪。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这里的人却在慢慢遗忘这条江水。不仅因

为它变得窄小了,变得了无声息了,变得浑然不觉了,还因为它不在人们身边了。它被隆起的一条大公路隔绝了,人们现在一走出街,首先就看到这条长龙一般卧着的国道。”圆融自足的状态被打破,新的生活方式像国道一样悄然而至,城南旧事一样的小镇旧事都付诸东流,“我”也丢开往事和小城,不回头地往前奔去。小说的结尾写道:“车一开,我的兴奋感就随着这蜿蜒的公路,一直崎崎岖岖的。我坐的位置在最前排,我的眼睛一直朝前看,我对前边所要经过和到达的地方充满了好奇和新鲜,我压根就没想到要往后看,更没想到如果在汽车的后视镜上瞄一眼,就能看到我的母亲在镜子里,提着一袋夏凌云的糯米糍粑,追着我们这趟车跑。”从不往后看,一直向前奔,是我们时代的基本意象。值得注意的是,向前奔本身也如同“我”的青春期冲动一样,并没有明确的方向和旨归,而是听凭本能冲动的驱使,一头扎向未知。

《瓜子》里的少年“我”可以视作“我”到了城市后的化身,身处在一个进退维谷的处境之中:既不愿回到故乡,又难以融入都市。出身管山的“我”老爸在小区当保安,为了“我”能真正进入广州的生活而委曲求全。但实际上,这些进城的山民们与广州是隔离的,不仅“我”在学校里被安排在远离同学的“孤岛位”,当门卫的老爸和老爸的上司,那个似乎已经在城市获得立命基础的孟鳌也同样不过是一个个的孤岛。小说中写道:“孟鳌和我老爸,两人赌气地,齐齐站在东门口。眼看着,小区里进出的人越来越多了起来。那些人跟平常一样,手里拎着菜,肩上背着包,他们迈着一天工作之后的疲劳步伐,跨进了东门。他们哪里有工夫去察觉这个跟自己擦肩而过的保安脸上,升起了跟往日不一般的笑容;他们更不会有兴趣去了解,这个多年来如一日地对他们迎进迎出的保安的内心,此刻,是如何在翻腾着汹涌的波涛。”城乡之间的互不理解固然其来有自,而处于底层的门卫之间的彼此压迫和仇视却是乡土伦理崩溃、共同体瓦解的产物。对比一篇写乡村题材的《何似在人间》,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清楚。廖远昆是松村“最后一个抹澡人”,即对死者进行最后清洁处理临终关怀的人。小说中写到两个被抹澡的对象:耀宗老人在“文革”时候逼死了远昆的父亲,是他的仇人;寡妇小青则是他的爱人。仇与爱最终都在廖远昆的抹澡中得以消弭,乡土文化与伦理体系也在自足中

得以完满。最后廖远昆失足跌入河中淹死,自然的水流替他抹了最清洁的一次澡,可以视为这个传统的最后挽歌。无论浔江边的小镇、管山和松村,都是乡土社会的镜像,它们在必然的城市化进程中分崩离析,共同体中的个人离散在流动的过程与异于原乡的空间之中。因为固有的观念遭受冲击后弥合性的新意识形态尚未成型,人们再次成为碎片化的个体,这也是多层次彼此隔膜疏离的根本原因。在缝合阶级、认同差异的方法没有找到之前,黄咏梅笔下的人们也只能盲动般地出走。就像“我”在老爸受不了孟鳌的侮辱捅了他一刀后,要被送回管山。“我”在中途下了车,在纵横交错的轨道中茫然地寻找广州的方向。

### 丧失与逃逸

身处变化过程与碎片状态中,人的自然情感倾向于怀旧与缅怀,黄咏梅倒是很少有此种沉溺,或者说她将其转化为体恤和对于情绪的呈示。《少爷威威》清晰地展现了两代人情感结构的变化:谭蜜斯抛夫弃子去香港讨生活,回广州看儿子魏侠,语重心长地教育他:“‘细侠,凡事要懂得争取,忍让和善良,都是没前途的,知道不?’魏侠领教了谭蜜斯向酒店的三次争取,觉得谭蜜斯还真像是个精明的职场女白领,他进一步想到,这么些年,她一个人在香港,赚钱当小资,享受花花世界,可不就是靠的这副精明和神勇?”如此一个勇往直前攫取利益的人,也还知道“情义无价”。但魏侠的小女朋友菜菜就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人,除了物质索取,简直称得上没心没肺——无情无义都算不上,因为情义不在她的价值系统里,因而也不会产生道德反思和愧疚心理,所以她在魏侠进派出所之后一走了之,连个解释都没有。“老掉了牙的少爷,似乎就坐在黑黢黢的窗户里,浑然不觉得,时光已不再,这满眼看去的花花世界,已经没了少爷的份儿啦。”魏侠这个准花花公子东山少爷已经成了东山大叔,美好的时光“十分钟就结束了”。有意思的是,他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惆怅,也许并不是薄情而是疲倦,只是在物质与欲望对情义全面胜利的时候平静地接受了现实,并尽可能去适应这种新的局面。

《开发区》里的女人连那点惆怅都已经荡然无存,乐此不疲于“九分钟约会”式的功利算计:“所谓的‘九分钟约会’并不是给男人和女人们规定见面交流的时

间,其实仅仅是一杯咖啡消费的时间。九分钟,你桌面的咖啡就算一口都没动,都要被服务员收回去,在咖啡被收回去的同时,你的约会时间已经用完了。如果你要继续坐在这里,要继续寻找你的姻缘,那么,对不起,请继续交钱续咖啡,一杯咖啡二十块。不用说,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的流水作业,而这种男人和女人因为同一个目的坐在一桌的约会,等同于一桌流水席。”在这种复制了机械大生产模式的情感流水席上,谈不上浪漫主义时代的情感质素。女人所有的精力乃至人生目标就用在了寻找男人以及男人所表征的物质生活品质上,这个封闭的自我完全没有向更开阔社会空间打开的自觉。她的所有激情都残留专注于生物般的欲望满足之中:“很熟练地拈着一只蟹钳,捅进一截瘦瘦的蟹腿上,跟做手工似的,一点一点地把那里边的肉掏了出来,那么认真地,卖力地,寻找着一些甜头。”

激情的消逝是我们时代情感结构的根本性变迁,利己主义的冰水漫淹过激情燃烧的岁月,留给人们的是一地鸡毛的鸡零狗碎。如果我们时代有激情,也只存在于未被世俗磨折摧损的纯真和一意孤行的偏执狂那里。《表弟》这个小说表面上看去可以解读为媒体的扩张与平庸之恶造成的后果,内底里其实是激情的孤注一掷。表弟拒绝现实,沉迷于网络,自造了一个“江湖”,让贫瘠的青春在虚拟空间中灿烂绽放。当现实挤压了虚拟世界之后,他所做的是让最后的激情在现实中绽放,这种决绝有种悬崖撒手的天真与纯洁。与表弟保留了类似纯真的是在负一层管理泊车却不断追寻“天问”的阿甘(《负一层》)。阿甘身处的环境是人人被抽象化为某个机械符号的环境,不同的符号化身结撰起一个庞大复杂却有条不紊的社会结构。这个结构公正严明、等级森严,富于秩序感。小说中有一句话,“记住了这辆车,阿甘就记住了总经理了”,也就是说总经理与阿甘都是这个系统里的某个节点,它们几乎不发生身体与精神的交集,只是靠系统自身的逻辑结构联结在社会网络的不同梯级网点。身处“负一层”的阿甘迟钝温和,如同天真的璞玉,“自圆其说是阿甘这些年培养起来的本事”,她通过幻想和崇拜偶像塑造出自成一体的信仰与精神系统,这在工具理性的网络中是一个异端式的存在,注定了她的悲剧。当她从负一层爬到最顶层,一跃而下,完成的是与表弟一样的飞翔和拒绝。

另一类的激情也注定发生变异,那就是心怀美好理念而终究在现实中发现了它的伦俗败落的小姨(《小姨》)。小姨并没有因为理想主义的衰败和失落而改弦易辙——“人生观跟人的牙齿何其相似!乳牙更换掉,新牙按秩序刚排列好,牙根还没站稳的时候,对付那几只歪斜、出格的牙齿,我的矫牙钢箍就像紧箍咒般起作用,但要对付一副已经咀嚼了几十年、牙根已经深扎牙床大地的牙齿,任何方式的矫正都是徒劳,除非连根拔起。同样,要想把小姨稳如磐石的人生观连根拔起,除非小姨的脑子被洗得一干二净!可这世界上谁发明过洗脑器。”——反倒走向更加极端。在抗议毒工厂的行动中,她将衣服撸起举手向天,半裸着身体,如同师哥从前送给她的那幅《自由引导人民》中的女人一样。如同曹霞敏锐的分析所说:“小姨为之发疯的,是在她以之为精神凭借突破了俗世的多重困扰之后,一直追求向往的美好境界最终被‘美好’以及自我想象的‘历史深度’本身证实为虚妄。于是,她的‘决裂’就不单单指向俗世伦理,而是对坚持多年的精神自我和历史守护的全盘舍弃。‘发疯’这一结果表明她将极端孤独地切断与俗世的种种尘缘,不怀希冀地与之做一个了结。如此不含功利的自我消灭显示了一个纯粹精神体从希望到幻灭的全过程。作者毫不留情地将小姨置于一个四处‘隔绝’的俗世,不给她留一点现实生活的希望,径直将她的精神推到彻底撕裂的地步。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在放大作者自己的疑惑与悲戚:面对俗世对‘我’的覆灭,对历史实存的掩埋,如小姨般的坚持,到底有无意义?”这个追问是有力的,因为“意义”在我们时代被搁置了,那些追求意义的反倒成了神经病。这不是个体人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体性社会语境带来的普遍后果。

如果想在这样一个无意义的世界安稳生存,可能只有和光同尘,同流合污。就如《达人》里的丘处机,这个丘处机和阿甘一样,是生活在幻觉中的。印刷工人丘处机在繁重枯燥的工作中让自己轻松逃脱的方式是读武侠小说。“因为有这些书看,丘处机觉得当印刷工人很有趣,那些机床的肚子里,满满的都是传奇故事呢,一张白纸,进去了,再出来,纸上就有了人物,就有了七情六欲,就有了悲欢离合。有了这些,丘处机真的连车间大门都不想出。”这个时候,“肉身的丘处机与魂魄的丘处机早就脱开了十万八千里!”他过于弱小,无法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丛林中悠游辗转,转而逃逸到心

造的幻象里去。但这种逃避显然是无力的,他无法像个大侠那样为上访的农民打抱不平、伸张正义,甚至在自己残疾后送外卖的工作也朝不保夕。只有当他搞定了交警队长,才能苟延残喘,“孩子们从后边看去,丘处机和他的‘长春子’号像在模仿电影里那个披着披风的超人,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离开地面飞起来”——这个时候,他才成为这个时代真正意义上的达人。

旧时代的达人无处可逃,《八段锦》中梧城老中医傅少杰与他的宝芝堂中医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在体制式的群众药店的排挤下难以为继。“自从医疗改革之后,病人都被赶到医保指定医院看病,这些人,既信赖傅医生的医术,又依赖医院的福利,他们到医院走关系,‘偷’出医院的空白处方单,只要将傅医生开的处方写在这些处方单上,然后再返回医院找相熟的医生签个字,就得以刷卡消费了。那些医院的医生倒也不担心会出问题,任他们信任傅医生,而中药横竖是吃不死人的。属于零风险操作,医生们轻松赚得人头费,至于医院嘛,也乐得个客似云来,互惠互利,暗自默契。”流氓的欺压尚可以被打走,但制度性的规则却无可违抗,傅少杰最后不知所终,凭空消失,加深了逃无可逃的命运感。黄咏梅在不经意间抓住了我们时代丧失与逃逸的真相,但她和她笔下的人物同样对新历史的展开无计可施。

## 日常生活的焦虑

如同表弟、阿甘、小姨所显示的,丧失感往往与忧郁和躁狂联系在一起,而回避与逃逸则导向冷漠和无聊。这些都是典型的现代性体验,其根底里则折射出作家的隐在焦虑,它会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展现出来,比如小姨在广场裸露出干瘪乳房的瞬间,叙事人“我”在震惊中既同情又恐惧。与古典时代的悲剧那种置身事外的陶冶净化的怜悯与恐惧不同的是,此处的同情与恐惧分明连带着自我代入的切身感受。在小姨身上,“我”无法理解的怪异之物,某一天也可能吞噬“我”,它构成了一种当代命运般的巨大存在。《暖死亡》这个原欲寓言同样有种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恐惑(uncanny),似乎有种神秘力量在作祟,而导致了林求安的不思进取和暴食症。当事人也想改变现状,却总是被这股力量所左右,面对自己的沉沦无能为力,这种温暖地死去令人不寒而栗。它可能不仅仅是生理和肉体意义上的

死,而是整体性精神的死亡。当没有目标,陷入本能欲望之中时,“求安”而实不能安。《对折》里都市夫妻的麻木与隔膜,《单双》中赌徒的莫名绝望,都可以视作精神上不安所带来的焦虑症候。

有关焦虑的现代病、都市病的书写在现代主义以来的小说诗歌中不绝如缕,黄咏梅承接了这些遗产,并注入了当代中国生活的切肤体验。如果仅仅是书写这样的主题也谈不上新意,因为类似的观念在当代小说中也并不少见。我认为,黄咏梅有意义的地方在于她切实地营造出来一种当代病的情绪和感觉,写出了一种日常生活的焦虑。这种情绪与感觉很难用理性明确的语言归纳与总结,而显示为模糊、含混的面相。她的笔下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小白领,尽管原因和动机有所差别,却几乎都无一不受制于这种惘惘的威胁。这种日常生活的焦虑是可以与文学史上的现代主义焦虑和革命年代的焦虑并提的,与对于资本主义异化的不满或者革命规划中欲望的被压抑不同,日常生活的焦虑恰恰来自放逐了意识形态崇高之后欲望横流之后的虚无感。这在当下中国尤为明显,因为曾经的远大目标遭遇了历史实践挫折,新的认同和观念统合暂时没有完成整合,日常生活本身在满足生物本能和世俗功利之外无法提供精神的慰藉,而人却又有着超越性的追求。其间的断裂使得焦虑成为一种时代必然的病症。

如果说草根底层更多是为生存而焦头烂额,遍布在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来自于精神的空虚和认同的虚无。《关键词》里因为傍富翁获得巨额财产的女子,在穷极无聊的蠢动中寻找生活现实中的通缉犯,而她在这个过程中成了自己心理的通缉犯。《隐身登录》里的癫痫女病人,上网寻找刺激,无欲无爱,只有无聊,并不是真的生理需求,而是精神上的缺失。如何缓解焦虑,乃至斩绝焦虑的产生来路,在黄咏梅那里是无解的话题。她的小说是从认识入手的,通过一个个故事的具象来展示社会细胞中的裂变。她预示了一种可能性,即一旦具有实感的生活冲破了心造的幻影,无聊的病人进入到现实的空间,则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文艺女青年杨念真》中的普鲁斯特杨可以说是当代小资的典型画像。她的人格就像她用于qq签名的自我标榜——“亭亭玉立,笑傲人世,善待自己,顺心自然”,全部都是些抽象的、理念化的存在。生活在她

那里是由卡尔维诺、三岛由纪夫、塔罗牌构成的,直接经验狭隘,靠间接经验建立生活以及与世界的联系。与具有过于丰盛的内心世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她在现实中的苍白无力。普鲁斯特杨们无法具备深沉的精神,小说中泡腾片爱情的说法很好地描述了这种状态:“感情生活处于一片真空的人,独处久了,旧情就像一根救命稻草,普鲁斯特杨和小门都死死抓住不放。而在她们相互倾诉的时候,旧情又变成了一颗味道酸涩的泡腾片。各自面前放一杯无味的冰水,一粒旧情扔进去,水花还没来得及溅出,就蒸腾翻滚起来,颜色、味道迅速溶解,熟门熟路,发出轻微的‘嘶嘶’的受煎熬般的声音。”她们的行为模式也是这种方便的、随意的、“不彻底的”,现实世界轻轻触碰的力量,就可能激发出她巨大的变革。小说最后写到因为在电视新闻上看到汶川地震的消息,普鲁斯特杨忽然发现了自己曾经的思想与行为模式的可笑:那些在文本中的毁灭之美在真正的灾难面前“统统都是些矫揉造作的屁话啊,什么凄美的情怀,什么永恒的美,都是些麻醉人的药剂而已”。当她作为志愿者踏在灾区的废墟上遇到经历了灾难的女孩时,获得了醍醐灌顶般的启示:“她将一些什么东西埋在了这废墟底下,那东西穿越泥土,穿越岩层,穿越地壳,穿越熔浆,最终沸腾燃烧了起来。”张悦然的小小说《家》有着类似的情节,城市小资在大历史面前幡然觉醒,投入具有实感的生活之中。这似乎预示着作为我们时代文化主流的小资阶层变革的可能性,然而正是这种轻易就能被改变,也说明了他们的轻浮和浅薄。事实上,外部世界的刺激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自省与改变,真正意义上脱胎换骨还是需要主体内部的自我觉醒。

戏剧化的自觉是如此罕见——实际上那种普鲁斯特杨式的转变是非现实的,充满了顿悟式的肤浅与夸张,更多的普鲁斯特杨们是在无意的阴差阳错中平稳过度。《粉丝》可能是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黄咏梅将粉丝这种当代现象极端化了,王梦迷恋近乎成痴,却在与职业粉丝的交往中最终放弃了痴迷。但反讽的表象背后未尝不是一种由于现实(结婚这一在文艺粉丝那里看来世俗的举动)而带来的成长与变化。黄咏梅表现出一种温婉的调和,那些如同黏稠暗黑的沥青一样的生活,让人裹步难行,却是一种人们不可能踉身一摇、飞升跃出的基本环境。在这里,务实和有效的态